



乡愁

● 蒋子丹 / 著

阴郁的晨星，脏的江水，摇曳的银杏树叶里倦怠的
蝉声，有月亮或没有月亮的中秋，有眼泪或没有眼泪的
清明，都成为温存的记念披散在你不再光洁的前额。

海南出版社



90152410

乡愁

蒋子丹 / 著

1267

1301



RH125/01

海南出版社

乡 愁

蒋子丹 编

责任编辑 洪 声

责任校对 王美蕖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1997年8月第2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192千 印数:10000册

ISBN7-80590-987-3/I·120

定价:14.80元

序

· 黄茵 ·

我跟子丹的认识，始于1990年她来我们杂志社任客座编辑的时候。那时，她参与编辑的《海南纪实》因故停刊，我们的总编辑马上邀请她来广州为我们组稿。早在几个月前，我们的老总到北京去，回来后就盛赞蒋子丹的组稿能力，言下大有责备我们偷懒的意思。所以子丹来后一段时间，我们的相处淡淡，大概彼此都有些戒心。我见她不说话的时候，总是一副很稳重很多思虑的样子，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却让人不敢轻易跟她开玩笑。而且我直觉地感到她心挺高的，绝不是可以苟且度日的那辈女人。

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如果不成为敌人，总有机会成为朋友的。我和子丹成为朋友，缘起某日午饭，我们围着一张大桌子，端着各自的饭碗，吃的都是从省委饭堂打回来的饭菜，子丹突然说起她的一个远亲，是我的朋友。就这么一个已经生疏了的名字，勾起了女人和女人之间关于命运的话题，倾

刻间一室如春，颇让人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女人和女人一旦成为朋友，那种“俟”的意味，绝不会少于男人们之间的。之后，我们在一起吃了许许多多顿午饭，因为冬天来了，街上刮起了北风，走过几条街去打饭就成了苦事。于是子丹提议用她新买的还未运回家去的微波炉做菜，还有我和资料员小甘，忘了是谁拿出了电饭锅，于是轮流买菜，每日中午，我们就在资料室开餐了。那段日子，我们吃了很多的烤鸡翅膀，很多的烤鱼，直到子丹离开我们这里回海南办他们的《天涯》杂志。这一吃，我们不但从“生人吃成熟人”，而且也让我见着一个很平实、很女人味的蒋子丹。

所以我认识子丹，不是先从她的作品，而是先从她的生活琐事入境的。后来，子丹送我一本她的小说集《昨天已经古老》，那时我才第一回读到子丹的作品，因为平常我绝少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子丹的书，是韩少功先生写的序，还记得韩先生从子丹的小说写到李清照的词，还有写了《简·爱》的勃朗特，韩先生在那篇序里很赞成女人写女人的生活。当时我看了这篇序，跟子丹说这话很合我的胃口，子丹倒是有点嫌这话有些把女人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意思，而且男人能写女人，为什么女人就不能站在中性的立场上去写男人呢？为什么女人就一定要站在女人的角度去看世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子丹似乎颇有“女权”味的好胜之心，其实中国现代女性都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那时候我认识的子丹，跟今天这本集子里的子丹，到底有些不同。也许那时的子丹，文学心更重一些；作为一个职业女性，职业味更浓一些吧！而今天这本集子里的子丹，字里行间，已是很纯粹的一个女人了。子丹很女人地告诉我们她对周遭世界的感受，告诉我们她关

于父亲、母亲、兄长姐姐、公公婆婆以及朋友的记忆和故事。男人是很难这样写作的，男人倘这样写就会显得太琐碎、太平庸。独独女人可以这样写，这些毫不起眼的身边琐事，独独在女人的笔下流出来，是这样的细腻多情，芳香四溢。当子丹叫我为她这本集子写序的时候，我是吃了一惊的，心想上一篇序韩先生写得这么好，别人写很难写得过他；再说关于女性作品的见解，也让韩先生在那篇序里写绝了。我从未写过序，让我来写岂不折杀我？子丹说这是请朋友写，形式不拘，可以是印象记之类。一下子我就想起我们曾经就一口锅吃过许多顿饭来着，再推辞就显得我作态了。

子丹曾经给我看过她的一些小说，说实在话，她写得有点深奥，不大好懂，也许是我看惯了通俗小说的缘故，看子丹那个时候的作品，我也不向她隐瞒是看得比较费神的。想不到后来她竟也给报纸的副刊写起专栏文章，这种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东西，一下笔就得直奔主题了，篇幅的限制摆在那里，这跟写新潮小说完全两码事，不习惯的人会发觉自己还未发挥呢，怎么就到头了。所以当我得知子丹也在干报纸活时，心中不免窃笑，她一定会抱怨报纸编辑的！后来子丹寄来剪报，倒是让我耳目一新，这时候我看她的文字，就一点也不感吃力了。很像我们在一起时的聊天，很直白的悄悄话。不知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跟一个知己朋友的谈话，就像对着镜中的自己说话一样，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一种很内心的独白。并不是要朋友帮助自己什么，甚至不是要朋友理解自己什么，就是想说话罢了，也许这样可以一解内心的束缚和寂寞吧？子丹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多半是这样的文字。比起在小说里躲藏得很深的蒋子丹，我倒更是

亲近这个在报纸专栏上写写自己、写写朋友的蒋子丹。只是不知道将来回过头去写小说的蒋子丹，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为报纸副刊写故事，而非写议论的人，或迟或早会发觉自己掉进了写自己的陷阱。很直接地写自己，其实是件痛苦的事。首先并非作者都想作名流，将自己暴露在众多陌生眼光之前的滋味，并非人人都喜欢。可是一旦你开始写专栏，你就在劫难逃了。而最要命的，在于这种写作方式，使你不知不觉中开始以审视的眼光去观察自己的人生，这十有八九会让你变得过分地执著、过分地认真起来。文字本身就具有完美趋向，用文字对付自身，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如果你本来是个糊涂人，或者你可以装成一个糊涂人，一旦你开始写自己，你就完了。这也是当初我得知子丹写专栏便窃笑的原因之一。写文章写得就像跟知己朋友说悄悄话一样，文章必定是好看的，但作人可就麻烦了。因为文章毕竟要变成铅字的，说话却可以随风而逝。我有个朋友，曾经信誓旦旦，几个月后，我因事找他，拿了他说过话来问他，他却装傻，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所以作人作事，一旦变成文字，再遇到捉狭如我这般的人，你就倒了大霉。不知道子丹写专栏有没有写上瘾来，才一年功夫，就够出集子了，可见她对于这事的认真。对读者是好事，对自己恐怕就难说了，不定将来子丹还是要回去写她的小说，可以用了第三人称去写她心中的故事。

而今天，作为读者的我，总归是庆幸的。这些虽不详尽，却是披露心迹的文章，读来是如此的富有趣味，不由得你不想，要是个个女人都这么有趣、这么善良该多好！要是个个男人都像女人这么有趣、这么善良该多好！

最后说到子丹这些文章的体例，它们多半都短，因为它们多半是为报纸写的。但它们并没给我单薄的感觉。也许有人以为，短文章就一定是没有多少东西给人看的，尤其是报纸上的短文章。恰恰在这一点上，这两年我发觉不少女性给报纸副刊写稿，写得干净利索而且言之有物，似乎有点往唐诗宋词元曲的风格复归了。子丹在性格上是个内敛的女人，虽然选择了写作和编辑作她的职业，她仍旧是近古典而非近现代的。所以她写起真正接近自己的东西来，她的文字就会接近古典的意味，而非现代的嚣张。

这证明了通俗如报纸专栏文章，仍旧可以写得不俗，写得有品味，直到写入古典领域，如唐诗宋词般的意味悠长。如果说子丹今天的文字尚未精炼如此，倘若她继续这样努力下去，将来接近这个境界，也是有可能的呢！

作为子丹的朋友，我很喜欢胸无城府时的子丹，很喜欢平实如住家女人时的子丹，很喜欢心气很高出尘脱俗时的子丹，很喜欢思路敏捷出言锋利时的子丹，很喜欢沮丧时如碎嘴婆似的子丹。写下这些个喜欢时，我发觉子丹在我们这些朋友们面前总是活得很真诚又很实在的。子丹的这本书，一如平时我们所感觉的她的为人，很好，的确很好。

请一个朋友来写序，大概就因为这是一本写给朋友们看的书吧！

目 录

○序.....	黄茵 (1)
○无标题自白	(1)
○告别大森林	(7)
○女人四十	(13)
○回忆冬天	(16)
○职业的忌讳	(19)
○P 君的故事	(22)
○朋友	(26)
○乡愁	(29)
○来去之间	(36)
○船到桥头	(39)
○往事	(42)
○动物杂说	(48)
○友人去国	(51)
○退一步想	(54)

○邻家有子	(56)
○手足	(58)
○我看小说	(62)
○关于猫	(65)
○舞票	(78)
○信是有缘	(81)
○歉疚	(83)
○还乡	(86)
○旧物	(89)
○侥幸	(92)
○陌路黄昏	(95)
○卑鄙的勇士	(97)
○剪纸	(100)
○遗产	(103)
○感动	(105)
○下海第一夜	(108)
○另一种歌声	(111)
○客居广州	(113)
○风度	(116)
○苦酒	(119)
○扇坟	(122)

○遐想死亡·····	(125)
○孤独·····	(152)
○遗憾·····	(155)
○远虑近忧·····	(159)
○鞋匠·····	(162)
○逍遥旅途·····	(166)
○剪辑的回忆·····	(179)
○何立伟印象·····	(192)
○徐晓鹤印象·····	(197)
○张延的画·····	(202)
○韩少功印象·····	(205)
○最后的聚会·····	(212)
○终结·····	(217)
○张欣印象·····	(223)
○方方印象·····	(228)
○奔丧故里·····	(233)
○钟叔河小记·····	(237)
○大哥·····	(246)
○一个人的时候·····	(257)
○后记·····	(270)

无标题自白

大概我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笔误，譬如说把“不”字写成“还”，把“羊羔”写成“羔羊”，就在写这个标题的时候，还两次把“自白”写成“自由”。然而任何一个笔误都不如这一个出现的次数多，那就是把1986或1987，误写成1985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固执地重复这一错误，以致于让我不能逆料在1988、1989甚至更遥远的未来时间里，我是不是还会将这一错误一如既往地重复下去。

我无意穷究笔误的根由，因为我虽读过弗洛伊德有关笔误的论说，却无意做他学说的信徒。最近一次这样的笔误出现在一个月前，我在某个单据上签字，又在该填1987的空档堂皇地填上了1985。“不知怎么回事，我老爱写1985年。”我随意说，免不了露出几分困惑。“那是因为1985年对你太重要了。”我的上司这样揶揄我。这句话叫我茅塞顿开。看来我需要到弗氏学说恭敬一些才是。

1985年对我来说是个奇怪的年头。我的创作从《话说老温其人》走到了《黑颜色》。前者用最传统的笔墨写实，后者

是变形的表现甚至荒诞。这里似乎没有准备和思考，没有刻意追求和明确目标，一切都自然而然。就好像在一间屋子里盘桓多时，稍许有些乏味的当儿，突然发现墙上有另一扇虚掩的门。兴许仅仅出于好奇，我把头从门缝里伸进去窥视，不期然叫一些新鲜异样的东西吸引住。站在门外边我伸着脖子写了《昨天已经古老》。或者因为伸长脖子重心必须前移，身不由己要向前吧，我踉跄着向前跨了一大步，写了《黑颜色》。这一步迈出，我发现门很宽，地很平，没有门坎，没有守门人，并且有一股力量促使我走进那张门里去。第二年，我又写了《今夕是何年》、《那天下雨了》、《没颜色》、《蓝颜色》、《假月亮》和《圈》。就这么回事。至此再用好奇解释这一切，自然不能自圆其说。但究竟是何缘故使然，似乎难以说清楚也无须说清楚。

能说的只有一句话，1985年在我是一个重要的年头。

一些评论家的文字告诉我：《黑颜色》“以荒谬的存在方式与人类自身的情感常态疏远造成审美视觉上的逆差，表现出在探求哲学、生存、价值的选择取向上的深刻变化”，而《没颜色》则“较为充分地强化了感觉的归纳性、抽象性特点，潜入事件内部去把握对象的构架，在一种更大、更无形的范围里为对象确立了一个可以移动的位置”等等。应该坦白地承认，如不是借助摆在我面前的这些白纸黑字的资料，我肯定无法将以上的话准确无误地复述一遍，即使勉强为之，也难免掉字、错词甚至张冠李戴。我实在不知道这些小说客观上是否象这样涉及了美学、哲学、逻辑学诸种理论，仅就我的体验而言，决无自觉地将理论的分子打入作品之中的用心。

我只是逐渐朦胧地觉察了一种不自觉的感觉兴奋点的移动。

把“感觉兴奋点的移动”这几个字写在纸上，我颇费了一番思忖，因为无法给这个概念下定义，我只能用一种现象来说明它。那就是从前能够刺激我的感觉给我留下印象的事物不再能刺激我，而现在时时刺激我的事物在以往我是视而不见的。有朋友对我说，这回感觉对头了。

这几年，在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听累了的一句话是作者的感觉如何如何，以此来论高下。我一直弄不明白感觉究竟指什么，并一直以为弄不明白这件事的只有我。后来翻了一本百科全书才知道，感觉一词往往意义不明确，常让人弄不清楚它究竟指的是感觉过程还是被感觉到的什么事物。原来如此。

法国现代诗人阿瑟·兰波曾经提出过一个命题——打乱一切固有的感觉。按他的说法打乱固定的感觉是为了重获那未经变质的直觉。而他的同胞印象画派大师塞尚认为，混乱的感觉是我们生来就有的，但艺术家经过“研究”能够使这种混乱变成有条不紊的秩序。这两位同属杰出的艺术家似乎是从同一个起点“感觉”出发，向两个完全相悖的终点奔去，前者旨在打乱一切感觉秩序，寻求排斥理性的直觉，后者希望依赖理性建立感觉的秩序（他自己称为“符合自然秩序的艺术秩序”）。说到底还是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感觉的处理。

且不说这两位艺术家的创作是实践了他们各自的理论，还是违背了他们各自的初衷，仅就一般规律而言，不同的感

觉处理方式，诞生不同的艺术，直觉的或者是理性的。

我们一生经历无数的事情，其中一些成为记忆或潜记忆，暂时或永久地贮存于大脑，在一定条件下偶然显现或反复显现，而另一些成为过眼烟云被彻底忘却。有时候我们为自己记住了某些自以为忘却了的事情而惊异，有时候又为忘却了另一些自以为记住了的事情而恼怒。不妨认为，只有感觉到了的东西才可能被记忆，而被记忆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的感觉。

我要永久感谢记忆。记忆来源于生活，贮存于大脑，被时间的潮水冲刷，被新鲜的印象覆盖。一些破碎了，另一些浅淡了，最后这一些剩余的只鳞片甲和那一些残存的骨骼粘合，直到再也辨不出原先的模样，它们作为一个新的整体复活在纸上时，就成了文学的创造。

当我在文学的狭路上迈开幼稚的第一步，曾不幸被告知我没有生活。这个神话一直惶惑着我，使我自卑。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难，证据在于我的履历表过分简单：没下过乡，没当过兵，没进过工厂，没当过教员，没失过恋，没离过婚，没做过母亲……这就足够证明了。还在于我的生活似乎已经固定，不可能再下乡，不可能再当兵，不可能再进工厂，不可能再当教员，不可能再失恋，不可能再离婚（一个颇有名望的“巫女”给我相手之后断言），充其量只能做一次母亲……不光足够，简直有余。

我和那些教导我的人们都忘记了，任何履历表从来不记载也不可能记载一个人内心的历程。

什么才是一个作家的本钱？海明威说是不愉快的童年。鲁迅说是从小康沦落到窘困境地的经历。

我有过这样的童年。我亲眼看见父亲的白衬衫上印满了黑脚印，亲眼看见我的大大小小的伙伴闯进家门，摁住父亲要剃阴阳头。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父亲死后，家里一下断了每月的进项，母亲靠四十五元抚恤费抚养三个尚未自立的孩子。于是我见识了欺诈见识了虚伪见识了今非昔比的冷落。

那么，我不必自卑。

有一个与我相熟的读者很耐心地读完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昨天已经古老》对我说，你是一个封闭得很深的心灵。这叫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一向自认为我的性格是坦荡的、开放的，并自认为文如其人。“何以见得？”我不服。“在这里面看不见一点你的影子。”她又补充说。我无言以对，突然感到有一点心虚。

我想起一个朋友对我的判断：“迄今为止你的作品还基本没启动个人经历的贮存，这是你的优势，说明你有潜力。”这叫我忧心忡忡，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启动。“一旦启动，那就不得了。”他说。如果启动不了呢？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傻子也明白。

另一个朋友则对我说，你尽情调侃、嘲弄、讥讽你之所憎，却不能同样对待你自己和你之所爱，当然无法启动你的生活库存。

我明白我面临选择，要么妥协要么超越。也许我终将妥

协，因为我不具备马尔克斯和加缪的境界。

我创作了一则寓言。有一个虔诚的捕鱼人，每日在江湖上劳作。辛苦了许多日子才发现，收获的多是水面上掠过的蜻蜓而极少有水中间游弋的鱼虾。捕鱼人以为是网不合适，以为这种网只能捉蜻蜓。于是换上一张新网。收获的仍是蜻蜓。这时候，捕鱼人不得不考虑该怎么办。或者继续在水面上捕捉蜻蜓，或者不惜生命代价潜入水中捞取鱼虾，或者干脆收起网上岸。

我就是这个捕鱼人。